

大時代的插曲

大
日
寺
七
月
月
不
出
地

白
刃
著

白
刃



北
書
店
印
行

大時代的插曲

—— 敵後抗戰故事 ——

白 刃 著

東北書店印行

前記

八年民族抗日戰爭的偉大時代，敵後軍民，在英勇對敵鬥爭中，有着無數可歌可泣的故事。

『八一五』以後，有些同志叫我介紹一些抗戰的故事。理由是：東北同胞，在日寇十四年的奴役統治下，對於祖國八年抗戰的真象不了解，對敵後軍民抗戰事蹟，尤其生疏。

於是我鼓起勇氣，一面寫，一面在安東廣播電台上廣播。後來又在西滿軍區的『反攻報』上登載了十篇。最近又經過幾位同志的鼓勵，又寫了一些，挑了一下，一共選出十九篇。其中『列車上的英雄』『歸來』『歸隊』『女戰士們』四篇，是一九四〇年和四一年在山東的報上登過的。其餘都是在東北寫的。又因為我一直在八路軍一一五師工作，所以我只能介紹一一五師和它活動地區所見所聞的一些故事。

自然，這些故事，決不能說明敵後軍民英勇作戰艱苦奮鬥事蹟之萬一。但對沒參加抗戰的人，也許能從這裏看到敵後（特別是山東）軍民，在抗戰中對敵鬥爭的一些片斷。

這些片斷，只不過是大時代中的一些插曲而已。

白刃、一九四八、三、十七、哈爾濱。

目錄

一、大戰平型關	(一)
二、迎接「皇軍」	(三)
三、第一個日本俘虜	(四)
四、找砲呀！	(六)
五、共產黨員真是硬骨頭	(八)
六、「鬪牛」	(一一)
七、列車上的英雄	(一五)
八、送殯	(一七)
九、歸來	(一九)
十、雞蛋	(二二)
十一、好媽媽	(二五)
十二、送郎上戰場	(二九)
十三、「多多」	(三四)
十四、歸隊	(三八)
十五、女戰士們	(四〇)
十六、牛襲夾倉	(四二)
十七、水野清	(四五)
十八、太田的病	(四八)
十九、汪記兵工廠	(五一)

一、大戰平型關

事情發生在山西省東北部的平型關。

平型關，你們知道嗎？在這裏，八路軍頭一次和日本鬼子打仗，中國抗戰頭一次打了大勝仗。

民國二十六年，日本鬼子在蘆溝橋打了侵略中國砲聲後，便傲慢地，拖着那沉重的大皮鞋，挺着那武士道的胸膛，喊着『巴格亞魯』大搖大擺，一步一步踏進中國的內地！

你們知道嗎？鬼子並沒有遇到抵抗，國民黨軍隊是一聽見風聲，便跑的比飛機還快；有時候，甚至風聲也聽不到，便『開步走』了。所以兩個多月，許多地方踏着鬼子的鐵蹄，聽見喊『巴格亞魯』。

十月初旬的一個早晨，在平型關附近的山嶺上，埋伏着八路軍的戰士。他們像打獵的人，張開巨大的網口，在等着那兇惡的虎狼。

果然虎狼來了，你瞧瞧，那『皇軍』大搖大擺的進了山谷。汽車，大車，洋馬，步兵……這就是板垣師團的一個精銳的旅團。

哈哈，野獸進網了，打獵的人笑了。你聽聽，機關槍也笑了，手榴彈像雨點的撲向這羣驕傲的法西斯。

這一下子法西斯可不驕傲了，你瞧瞧，汽車有的『立正』了，有的爬下山溝去了，洋馬到處亂跑，『皇軍』東倒西歪的爬下，有的死，有的傷，有的沒有目標的亂打槍。這個意外的打擊，像富士



山爆發一樣，給他們不知所措。

我說過，他們是野獸，而不是羔羊，他們拚命的掙扎，他們拖着那沉重的大皮鞋，向山嶺上的八路軍戰士反衝鋒，可是沒有爬上，就被子彈打的滾下山去。

你聽聽，我們純樸農民出身的戰士，在喊着：『繳槍呀！優待你們！』可是這些強盜却不繳槍。他們狡詐的等我們戰士跑近了才打槍，就這樣我們純樸的戰士，有的喪失了生命。

法西斯野獸雖然狡詐，但是跑不出這天羅地網，經過一場激戰之後，三千多個日本鬼子，全部被消滅了。

當然這些法西斯，帶來的東西，全部留給我們了。你看看，我們的戰士，穿上日本大衣，戴上鋼盔，扛着三八式步槍，穿上沉重的大皮鞋（大皮鞋太重了，爬山不方便，以後又脫掉了），活像一個日本兵。一個懂得幾句日本話的戰士，學着日本腔喊着：『巴格亞魯，花姑娘大大的！』引起大家笑他，罵他，打他！

戰士們打了一天仗，肚子餓了，用刺刀挖開罐頭，吃着餅乾。戰士們高興地吃着好多從未吃過的洋玩藝。

日本金票被撕碎，紙片在空中亂飛。好多戰士在搗弄一些從未見過的洋玩藝，他們的心情是那樣高興。他們為甚麼不高興呢？他們頭一次和鬼子打仗就勝利了。

他們為甚麼不高興呢？他們為中國爭一口氣。他們為甚麼不高興呢？他們教訓了日本法西斯。中國人：是好欺負的！

你們知道嗎？這次勝利，不僅是全國歡騰，就是全世界同情中國的人民，也都欣歡鼓掌，佩服八路軍的本事。

二、迎接『皇軍』

山西西部的孝義縣，發生了一樁有趣的故事，那是一九三七年的冬天。

這個時候，日本鬼子打進了山西。閻錫山老傢伙，不怕年老力衰，日夜不停的向後轉跑。國民黨的縣黨部和縣長，搖身一變成爲維持會和偽縣長。他們對於『大日本皇軍』是必恭必敬。

這一天，公路上來了一隊『皇軍』把偽縣長和維持會長忙的『不亦悅乎』，趕快準備了好多東西，大開城門迎接。

呀喲，『皇軍』多麼威風，騎着大洋馬，穿着黃呢大衣，拿着三八式步槍，當頭的一個戴一個帶着黃五星的皮帽子，肩斜掛着一支日本手槍，腰裏還有一把東洋刀，這是『皇軍』的中隊長。

『不知中隊長大人駕到敝縣，有失遠迎，請皇軍大老爺包涵，包涵。』一邊說一邊彎着腰，連連鞠躬。

『巴格！你是誰的？』中隊長一邊罵，一邊像是在笑。

『小人是孝義縣縣長。』

『巴格！你是縣長的，你的混蛋大大的，中國人沒有你的！』

『是，是，是，是小人混蛋！請老爺恕罪，恕罪。』

『混蛋！你是個壞中國人的！』中隊長一邊罵，一邊甩手，兩個『皇軍』像老鷹捉小雞似的，把偽縣長抓住。其餘的漢奸，嚇的光打戰。腿肚子在彈三弦，『皇軍』們過去，把他們都捉起來。

打了一陣示威槍，又散了一些傳單，佈告，『皇軍』們勝利歸來了。在路上每個『皇軍』都笑壞了肚子，他們說着中國話，有的哼着二簧，有的唱着軍歌。

漢奸們暗暗叫苦。

原來這隊『皇軍』是八路軍一一五師的一個連，他們穿着平型關戰剛繳來的大衣，皮鞋，騎着俘來的大洋馬，裝着日本兵。

三、第一個日本俘虜

上面我講過，在平型關消滅日本鬼子一個旅團，可是一個活的也沒提到。

捉活鬼子並不容易，特別在抗戰開始，受過武士道精神教育的日本兵，又受了日本軍閥的欺騙，所以他們常常是拚死不投降。但也不是個個如此，不信，我講一個捉活鬼子的故事給你聽聽。

是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初旬，鬼子正向太原進攻，八路軍爲了給圍錫山解圍，在正太路南面的廣陽地方，打了鬼子的屁股。

這一下屁股打的怪疼，把一千鬼子打的人翻馬倒，到處亂竄，死傷好幾百，丟的東西才多哩，光

馬匹就有七百多。

問話少說，還是講捉活鬼子的故事。

這仗一共捉了三個活鬼子。

第一個是當時三四三旅的參謀長陳士渠同志捉的。

第二個跑到一間房裏想自殺，用刺刀割破喉嚨，聽見我們喊日語口號出來投降的。

第三個不知是那位英雄捉的，請原諒我忘記了。

話又說回來，陳參謀長是怎樣捉的第一個鬼子呢？

當鬼子跑的亂七八糟以後，夜裏我們摸進廣陽村，把大部份鬼子消滅了，在一間房子裏，還有一個日本鬼子。陳參謀長決心想抓幾個活鬼子，好了解情況，便用生硬的日本話喊着：『繳槍不殺，優待日本俘虜……；』只聽見裏面鬼子說：『明白明白的。』大家還有點猶豫不敢進去，怕中了他的鬼計，陳參謀長最先閃進去，躲在一邊。

在黑屋裏，只見一支明亮的刺刀對在裏屋的門口，陳參謀長，急忙去抓住那支槍，接着又從糧食簍裏把那個鬼子抱起來，他的黃呢軍衣已經滿身濕透。他身邊還有一把武士道的劍，開始不願意解下來，後來也被解下來了。

隊伍宿營以後，陳參謀長把他捉的俘虜帶到自己房中，給他抽煙喝水。

兩個人便在一本小本子上寫字作啞吧的對話：

『日本侵略中國，與你們日本弟兄不利，你明白嗎？』參謀長問。

『你們今天爲什麼先開槍？』這位俘虜反問另一個問題。

『我們爲着抵抗日本軍閥。』

『我們今天並沒有先對你們進攻。』

『你應該出去，把跑散的日本兵叫回來。』

俘虜沉思一下寫道：『你什麼意思？』

『不然，老百姓會打死他們。』

『你虛偽！』

『我們共產黨八路軍素來不欺騙人，一定優待你們。』

他又轉到另一個問題，命令式的寫道：『你們今天晚上十二點以前離開此地！』

『什麼意思？』

『前面還有很多皇軍。』

『已經被我們包圍起來了。』

他失望的低下頭。

這位日本俘虜是個軍曹，名叫加藤信夫。

這是八路軍的第一個日本俘虜，也是中國抗戰的第一個日本俘虜。

四、找砲呀！

日本鬼子是：國小，人小，氣量小，就是野心不小。
氣量小痛快點說就是小氣。

現在我就給大家講個日本鬼子小氣的故事。

是一九三八年八月初，魯西的鬼子帶着剛從意大利買來的兩門大砲，砲確實大的很，光砲輪就有一人高。一砲可以打四十里路。鬼子派了兩個中隊，還帶了一門步兵砲，在魯西到處遊行，宣傳『皇軍』的威武。

他們遊行到梁山，就挨了八路軍狠狠的揍。

昔年的水泊梁山，本來是英雄的故鄉，現在怎能讓鬼子橫衝直撞？八路軍就堅決的把兩個中隊的鬼子，消滅在梁山上。

你看！鬼子打了七次反衝鋒，都叫八路軍打回去，最後把鬼子逼到一個廟裏去。

鬼子再也撐不住了，剩下不多人，開始突圍。你看！鬼子只穿一件襯衣一條短褲，戴個鐵帽，拖着大皮鞋，拿着三八式步槍，向外突圍。有的跑不動了，把鐵帽皮鞋也扔了，但大多被八路軍打死，捉住，有幾個跑出去，叫老百姓用鋤頭敲死。

這一仗在抗戰史上叫做有名的『梁山殲滅戰。』

這一仗打的鬼子又羞又怒，本來是想把他新買來的砲拖出來顯顯威風，那知道連砲帶人都完了，人死了不要緊，砲丟了太丟臉，華北日軍司令部命令他們無論如何要把砲找回來。

找砲呀！找砲呀！魯西各縣的鬼子集合了一萬多人，一百多輛汽車，到處找八路軍，到處找砲！

砲究竟是太大，砲經過的地方，壓的路上兩條溝。鬼子就跟着路上的砲輪印追砲。

追呀！追呀！汽車滿天飛，把莊稼都壓平了。八路軍白天就躲在青紗帳裏，指揮員經常爬到樹上，一面觀察一面指揮，該打就打，該躲就躲。

追呀！追呀！砲沒追着，八路也沒追上。

砲埋起來了，八路是活的，莫說你鬼子只有一萬多，就是再加一萬多也找不着呀！

鬼子到處貼上佈告：『凡各鄉良民，有知道大砲下落，報告者賞洋四萬元……』

漢奸到處召集民衆開會，問老百姓看見砲沒有？要大家向『皇軍』報告，『皇軍大大有賞，要是知道不報，就得槍斃！』老百姓總是笑着臉點點頭，誰也沒有報告。弄得鬼子生氣的罵着：『中國人的心壞壞的！』

找不着砲不肯罷休，一百輛汽車，一萬多鬼子，天天追，天天找，但是沒有找着呀！追不上還要追，找不着還要找，可憐那些小兵腿都跑壞了，那些汽車帶子都跑破了。

找砲呀！找砲呀！找砲呀！

五、共產黨員真是硬骨頭

優秀的共產黨員王甲邦，是一位很好的偵察員，上級每次給他的任務，他都能想辦法去完成。他不但能完成任務，而且能經常打擊敵人，出沒在敵據點內外，捕捉敵人的便衣特務。

漢奸特務便衣，一聽見王甲邦的名子，都很頭疼，於是也想辦法捕捉王甲邦。

一九四二年春天，王甲邦在一次偵察中，不幸被捕。

樂死那些狗漢奸和特務，他們想從王甲邦同志口中，得到八路軍的情報和材料，他們想辦法要王甲邦投降。

王甲邦被請到一間很清潔的房子裏，桌上擺着好酒好菜。

『王同志，久聞你的大名，今天到我們這裏，請你喝兩杯，招待的不周到，請包涵包涵。』一位漢奸說。

『王同志，這是給你收拾的房子，這個城好房子不多，請原諒。』另一個漢奸說。

『王同志……』

『誰是你們的同志？』王甲邦怒目喊着。

『哈哈！你是八路的偵探，我們是皇軍的便衣，幹的同行工作，過去還經常打過交道，這豈不是志同道合嗎？哈哈……』一個漢奸很不自然的笑着說。

『王同志辛苦了，大概也餓了，快請吃點吧。』

王甲邦只是面對着窗口，兩眼凝視着遠處的山峯，他想：在那山區裏，首長和同志們都在懷念着他。

『請吧，王同志，請吧。』

王甲邦仍然沒有理睬，漢奸們只好面面相覷，經過漢奸們再三的請。客人仍然不理他們，於是一

桌酒席，只好不歡而散。

晚上，大約已經十點鐘了。

王甲邦穿着髒衣服和布鞋，躺在床上，左思右想，怎樣也睡不着。

突然門『吱』的一聲，進來一個女人。在不亮的煤油燈下，看她扮得好像妖精，香水奇味使人難

受。

王甲邦知道這是什麼把戲，他一翻身，把臉朝着牆。

『王先生，您辛苦了，中隊長叫我來慰問您，怎麼，您不舒服嗎？』她坐在床角，用手去撫摸他的頭髮。

『請離開點！』王甲邦一手把她推開。

『幹嗎這樣不高興？王先生，你這樣年青，一個人不寂寞嗎？哦！我幾乎忘了，這是中隊長給您的錢，三千元，中隊長說完再給送來。』她又乘勢撲到床邊，一手把錢塞在王甲邦手裏。

王甲邦抓住錢，使勁打在這妖精的臉上，一足把她踢倒。

『好！好！你這不識抬舉的東西！明天等着臨吧！』那妖精又羞又怒，拾起錢，門『轟』的一聲，她打敗仗走了。

『不識抬舉』的王甲邦，第二天被綁着，押上審問。一個精通中國話的鬼子問他道：

『你叫什麼名子？多大歲數？』

『王甲邦，二十三歲。』

『你不是共產黨員？』

『是共產黨員！』

『爲什麼加入共產黨？』

『爲着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打死你們這些野獸！』

『你的部隊什麼番號，長官叫什麼，多少人？』

『不知道！』

『爲什麼不知道？』

『知道！就是不告訴你們這些野獸！』

『打！』槍托打，皮鞋踢，涼水澆，打的死去活來，最後灌辣椒水，用針刺指甲，用馬蹄打……

用盡一切刑具，所得到祕密只是三個字……『不知道』。

又經過幾次的『打與勸』，但結果還是一樣。

鬼子只好拿出最後的辦法——槍斃。

王甲邦被押上刑場，走過大街，他大聲喊着：『我是中國人！我是共產黨員！共產黨員不怕死！打倒日本鬼子！』他還不斷喊着『共產黨萬歲！』

押到城外，鬼子要在一塊青苗地裏槍斃他。王甲邦說：『請把我槍斃在那荒地裏，我是八路軍，我們向來不踏老百姓的青苗！』在那裏的僞軍都被感動了。

王甲邦同志死了，他偉大的革命氣節却在人們心中活着，城裏老百姓都說：『共產黨員真是硬骨

頭！』

六、「鬪牛」

津浦鐵路，從臨城到台兒莊的支路上，一羣不願做亡國奴的鐵路工人，組織起一支工人武裝，叫作鐵路游擊隊。老百姓叫他們『鐵道隊』。

鐵路游擊隊從成立的第一天起，就給日本鬼子很大麻煩。他們穿着便衣，腰裏揣着短槍，三五成羣，有時單獨一個人，也和鬼子打游擊。

隊員們常常神出鬼沒地出現在車站裏，車廂上。火車不斷的出軌翻車；橋樑不斷的被燒被炸；敵人的東西不斷的被偷被搶；皇軍偽軍不斷的被殺失蹤。真是鬧的天翻地覆。日本人對這羣英雄無可奈何，只得蹣跚脚叫着：『毛猴子大大的有！』

現在告訴大家一段『鬪牛』的故事。

初冬的時候，地上莊稼都倒了，日本鬼子照例出來掃蕩，到魯南山區抗日根據地搶糧食。從臨城東開的兵車，一列一列到了棗莊和嶧縣，臨嶧支路上的運輸，連日顯得特別忙碌。

在鐵路附近齊村一家工人家裏，聚集着八九個人，他們正在商談一件重大的事情。

據車站的確實消息，今晚上一列日本人的軍運車，準時十一點開到棗莊去，載着軍火彈藥和
大米罐頭，咱們要能夠把它搞掉，就可以遲延鬼子的掃蕩，……咱們應該用積極行動，配合山裏八路

軍反掃蕩……」江隊長說明了任務，要大家發表意見。

對於任務，誰也同意。就是辦法上有點分歧，有的主張炸鐵橋，有的主張埋地雷，有的主張投道釘……。

「依我看，還是鬧牛好，一舉兩得，破壞的徹底。……」素來不愛說話的，會經常過十幾年火車頭司機的老吳，今天居然也出主意了。

「哈哈，鬧牛，新玩意！」

「人家在商議大事情，老吳却想推牌九。」（註）

「老吳昨天弄到幾個錢，今晚上又睡不着覺，我看還是積下兩個錢，過兩天我給你進城買點花粉，送給大嫂子。免得下回家，和大嫂子鬧牛時，又得叫大嫂子掙耳朵。」

「哈哈……」

「靜一靜，別開玩笑！老吳，請你把辦法講出來。」江隊長知道老吳今天破例的出主意，一定有什麼好辦法。

「剛才我碰見了鄭大嘴，他說晚上九點鐘有他一班煤車往德城開。我算了一下，這班煤車要在十點零五分和臨城開出那班車，在鄰塢會車。我就想讓這兩班車，鬧一下牛。……」

大家贊成老吳的辦法，江隊長也同意。並且叫李進和王德勝跟他去，因為李進當過幾年燒火的，王德勝也是內行。並仔細叮嚀他們，叫他們要胆大心細。

十月天的夜晚，天空上閃着寒星。

九點鐘的時候，一列煤車從莊往西開。

火車吐吐的吼叫着前進，司機鄭大嘴和那個火夫，心裏也撲撲通通跟着前進。

大約九點半鐘的時候，火車在一個小站上停下。老吳和李進迅速地爬進火車頭的淺房。

「老鄭老張，今晚上委屈了，請你們在墳地裏過一宿。」老吳開玩笑的說。

鄭大嘴心跳的利害，他一氣不喘，兩個人跟着王德勝走到路邊一塊小墳地上。王德勝把他們倆綁在樹上，嘴裏還塞着棉花。

火車嗚嗚地開走了，十點鐘接時開到郵場車站，車站上掛起停止的信號燈，火車停下了。

車長到車站去換票的時候，火車又鳴的一聲開走了。開出了一里多路，老吳把機車關上最快的速度，然後和李進跳下來。

火車像脫韁的馬，使勁的向前飛馳，在跑出五六里路的地方，和臨城開出來的軍運車碰上了。說時遲那時快，一聲天崩地裂，兩個火車頭撞在一起，像兩條蛇似的，很快地舉起了頭，又很快地倒下去。所有車皮，同時響出軌道。

老吳很快地爬起來，這一下摔的可不輕。當他找上李進的時候，只聽見一聲爆裂。老吳忘記手上流着血，心裏高興地笑了。

「奶奶的！這兩條牛鬮的真值（痛快）！」

押軍的日本兵，死的死傷的傷。煤塊飛了到處是。

預先埋伏好的鐵路游擊隊的同志，向着碰車的地點猛衝過來，他們撿了日本人的槍，拿了子彈。

然後在裝糴食和彈藥的軍皮上，倒上汽油，點上火。

火頭捲起來了，子彈像放炸炮似的，嘩嘩拍拍，在慶祝這場「鬪牛」的勝利。

（註）「鬪牛」是用牌九牌賭錢的一種，又名「梭胡」。

七、列車上的英雄

兵車開走以後，驛縣車站的旅客都等的很焦急。幾個維持會長在閒談，有的計劃在明天開會時怎樣報告「毛猴子」活動和自己治安的功績。一位服裝樸素的客人，借着落日的餘光，看着十三日的新民報，有時也抬頭四面望望，似乎特別焦急。

「嗚嗚……」由遠而近，今天最後的一列客車到站了，客人都爭先擠上去。

一個司機和兩個工人上了機房，原來的司機被瞪了一眼就跳下車，火車又慢慢的開動了。過了一會，皇軍巡過來了，警備隊長很威風的踏着響皮鞋，用目光告訴每個客人當心。

月色照着鐵軌上奔跑的火龍，汽笛聲突破原野的寂靜。

到棗莊只下了幾個客，又擁上了二十多個，多半是趕明天上臨城開會的。有一個商人拿着新民報，眼睛並沒有很注意在看。一個日本兵巡過來，輕拍着他的肩膀，他心裏有點不安，直到看見他指着報上「皇軍赫赫戰果」說：「皇軍大大的好，打勝仗的……」才不願點頭說：「是是，皇軍大大

的……」

火車向西開，過齊村一里多地，「兵！兵！」左邊打了兩槍，全車立刻不安起了騷動。

「毛猴子！毛猴子！」司機把車停止，兩個工人也跑過來喊：「毛猴子……快爬下……爬下，」於是警備隊長和十幾個皇軍都不知所措的爬下，維持會長和一些客人跟着驚慌的爬下。看報的客人，突然摸出手槍「兵！……」跟着槍聲一個「皇軍」的腦袋出血了。「兵！兵！……」三個車廂都有槍聲，工人司機，搭客，三十多個都舉起手槍，空氣由緊張轉為恐怖。「是中國人不要動！」

「我是中國人的……」警備隊長戰慄地用不自然的日本口腔喊着。

「兵！」警備隊長真的不動了。

七八個「皇軍」，睡在血泊中，做了回祖國的美夢。站在車門口的下車就跑，埋伏的都隊追上去，把他們一個一個的打死。

「把他帶去！」司機喊着。上臨城開會的大小漢奸二十四個都給押走。其他的乘客也暫時的窩住。

「炸了吧，江隊長！」車上的東西搬走後，帶炸藥的士兵問那個司機。「炸吧！」瞬時機車炸滅了，幾個車廂也跟着倒下來。

不整齊的行列離開了鐵路，大隊長講着勝利的經過，鐵路游擊隊每個人都帶點東西，押着漢奸隊，含着愉快的微笑，踏上勝利的歸程。

x

x

x

夜半，斜月西照，臨甌鐵路敵偽騎兵全澈出動搜查。沿鐵路的愛護村起了很大的騷動，老百姓從夢中驚醒，家家戶戶都忙着小心應付，『皇軍』的衣袋裏乘機裝了一些東西，老百姓閉着眼睛不敢做聲。日本騎兵從這村跑到那村。

天亮了，『皇軍』還在搜查，『毛猴子』一個也不見。

八、送殯

陶林鎮的大地主曹福詩，是附近有名的活閻王，他剝削農民的方法，真是無奇不有。老百姓背後不叫他曹福詩，而叫他『早不死』。

日本兵到了鎮上，他打起膏藥牌的旗子，迎接日本鬼子，又出面組織偽維持會，自己當會長。

以後『早不死』更加厲害，替日本人要糧要款，要勞工修砲台，要小雞，要白麵……還要花姑娘。老百姓更恨他『早不死』！

夏天的時候，『早不死』的父親病死了，於是曹府上忙起來了，發訃告，辦喪事，請了道士和尚，做了七七四十九天的超度。

遠近的親戚朋友，維持會長，偽軍官，連縣裏的縣長和日本中隊長，都派代表來弔喪，真是車水馬龍，好不熱鬧。

出殯那一天，更是排場。棺材外罩是用金銀紙紮成的，上面紮着龍鳳，還有一些故事。一隊隊的

吹鼓手，拿魏帽的，拿牌幡的，拿花圈的，拾魂轎的……連送殯的和孝子孝孫，排起來，有幾里地長。

送殯的人，除了官府衙門，書香門第的親戚朋友，連中農，小商人，佃戶，遠的近的，生人熟人都來參加。

送殯的行列，在鎮裏街上繞了一圈。看熱鬧的人擠滿了大街小巷。

行列走到南門，守門的偽軍把大門打開。大隊出了南門，看熱鬧的更是人山人海。四鄉的農民丟下他們的莊稼活，跑來看這種百年不遇的熱鬧。

「真是，人家活着威風，死了更威風。咱窮人死了，連個破席都買不起。」一個農民讚嘆的說。「這一天花的錢，給咱窮人不知過幾輩子。」另一個說。

有個青年漢子，看見一個大轎，在臉前晃過去，上寫着：「金童接引西天去」，便有意的說：「讓金童把這些人都引上西天去，省得老百姓遭殃！」說着說着在人堆裏不見了。

大隊的前頭走到曹家的墳塋地的時候，忽然聽見行列裏發出「拍拍」兩聲槍聲。立刻一場大亂，很多人四散亂跑。旌幃花圈丟了滿地，棺材也丟在路旁，鮮豔的紙單子都踩壞了。吹鼓手停止了奏樂。一個排負責維持秩序的偽軍，急忙找個地形爬下，無目標的向天空上放槍。

很快的，很快的，所有的人都跑散了。只有孝子曹福詩，一個偽軍官和三個漢奸頭子沒跑掉，他們被十幾個穿的潤綽的送殯的逮住。很顯然的，這十幾個不速之客是早有了計劃，他們三個捉一個，卜亮槍，對着漢奸們的後背。

『叫他們不準打槍！』一個送殯的下命令給『早不死』。

『弟兄們，不要打槍呀！不要打槍呀！』『早不死』向那排偽軍大聲喊，哭喪着臉。

『不要打槍呀！不要打着自己的人呀！』那個偽軍官也幫着喊。

『叫他們回去！不然要你的狗命。』

『早不死』沒有辦法，大聲叫偽軍們回去。

十幾個送殯的，像老鷹抓小雞似的，押着五個老百姓痛恨的漢奸頭，唱着：『游擊戰，敵後方，剷除偽政府……』走向抗日根據地。

九、歸來

除夕的早晨，×據點突然開來四十幾個『皇軍』，是中村上尉率領來的。晚上，中村到和平救國軍獨立營營部，對正副營長談了很久，最後很鄭重地又說一遍：『過年後兩三天，這個營無論如何要開到濟南訓練，這是聯隊長的命令……』

張營長知道開到濟南是非常危險，他想盡一切話推諉都不成，然而陳副營長却意外地贊成這次調動，他對張營長說：『老張，到濟南去是很好的，弟兄們都願開到大城市去駐，而且隊伍也該訓練一下，不訓練怎能打勝仗？』他高興地乾了一杯酒，又敬中村一杯。

『副營長說的真對！』中村說。

『到濟南駐多舒服，老張，別再猶豫……』又痛飲了一杯。有點醉意，中村臨走又把命令重說一遍。張營長皺着臉，對營副起着懷疑：『老陳，你玩什麼把戲？你爲什麼主張開到濟南去？你難道……』陳營副很沉着地沒有回答，他叫屋裏的護兵到外面去。

『難道你願意上濟南去送死，願意把全營二百多弟兄給解散嗎？』老張追問着。

『別急！老張，我沒有這樣傻，你也知道，中村是個死直的傢伙，你看他一來就在各要道上築堡裏佈了崗，說是叫我們休息，實際上是把我們欺困起來，你推諉懇求全是白搭，我知道聯隊長再不會叫我們活着，我們與八路軍的關係他全知道了，前天八路軍送來的信不是說嗎？這次鬼子掃蕩山區時，我們去送信的便衣回來時被鬼子抓去，今早中村突然開來，不是沒有原因……』

『那你爲什麼主張上濟南？』

『如果我們不願意去，他看出我們知道他的來意，那他更一定嚴厲的監視我們，過了兩天，全營不完了嗎？……』

『那你有什麼辦法？』

『辦法？』老陳跑到門口看一下，便把自己預定的計策一五一十的告訴老張，老張不禁贊嘆老陳的智謀。

x

x

x

元旦清早，陳營副派通訊員給中村送信，上面寫着：『今天是元旦，鎮上的維持會和民衆知道我們要走，送很多酒肉來慰勞敬營和皇軍，另外敬營亦準備一點酒肉來慰勞皇軍，特請隊長暨全體皇軍

到敵營來做晏……我已把張營長說服了，並決定明早出發……」

另外寫明他的太太親手做幾個好菜請中村吃，中村本來就喜歡營副的太太，他想到濟南後，可以弄到身邊來。於是他便命令全體皇軍都去聚餐，只留下幾個哨兵。

教堂裏酒氣薰人，『皇軍』喝的頭暈眼花，連那幾個站崗的皇軍，也被請來乾杯。有的幾乎坐不住椅子，有的靠在桌子上打瞌睡，和平救國軍因明天出發奉命不許多飲，但也有很少數的喝醉了。

張營長，陳營副和他的太太，三個人陪着中村在教堂對面樓上痛飲。太太一杯一杯的往中村口邊送，中村忘掉一切地笑隆隆的喝着，最後竟撲起太太來。老陳看他醉了，這時候一個排長送一瓶啤酒來。老陳知道時機到了，他悄悄地拔出手槍，中村正沉視在太太的一雙黑秀的眼珠上，沒有防到『拍拍』的打來兩槍，他怪叫一聲，太陽穴出血了，身體翻倒在樓板上。像晴天一聲霹靂，立刻把教堂裏的『皇軍』一部份驚醒了，但他們聽不聽指揮了又倒在地板上，幾個獨立營的連長制止着那些不知所以也有點騷動的士兵。

迅速的從教堂後面跑進一排全副武裝的和平救國軍，這是營長最親信的一個排，專門保護營部的。他們打死二十多個要反抗的鬼子，其餘的還靜悄悄的就捆上了。

全營的戰士，立刻在教堂集合，陳營副開始有力的演講：『弟兄們！今天是新年，大家本來都該痛快地過個年，可是日本鬼子不讓，這回中村來說：要送我們上濟南訓練，實在是押我們上濟南去謁敵，並且要殺我和營長，也許全體都不能活着，大家願意送死去嗎？』

『不願意！』像雷一樣的響聲，在教堂裏轟動。

『對！所以我們就商量解決這幾個鬼子，平時鬼子罵我們亡國奴，可以隨便壓迫我們，老百姓罵我們是漢奸，我們到處爲難，我們再不能忍受了。今天是新年，我們應該開始新生活，我們要反正！反正！只有趕走鬼子才能有出路，當和平救國軍是死路，走不通！反正！反正！……』

『反正！』『反正！』全場人沸騰了。

黃昏，押着一串鬼子，算常見而禮，開進山裏。

第二天，八路軍二支隊開了一個盛大的歡迎晚會。

十、雞 蛋

周大嫂帶了小妮子，從敵佔區逃到抗日根據地以後，日子一天比一天強。莊長幫助安家，讓她給莊上的民兵合作社紡綫，每天能紡六兩花，賺的錢够養活一家兩口人。上年三月天，她把剩下的錢，買了十個小雞，養了一年多，還剩下四個母雞一個公雞，四個母雞每天給她下三個蛋。

周大嫂在雞蛋上打了主意：她是一個蛋也捨不得吃，把下的雞蛋積起來，逢到趕集，她用小筐提到集上賣錢，準備積到二百元，好在集上剪一丈花布，給她那八歲的小妮子做一套新衣服，讓小妮子去上學。

現在，周大嫂身上已經積下一百七十元，筐裏面已經積下五十多個雞蛋。她準備明天去趕集，賣了雞蛋買花布。

這天下午，周大嫂正在紡綫，忽然聽見遠處轟轟砲響，經驗告訴周大嫂，日本鬼子又出來掃蕩了。周大嫂不慌不忙的收拾東西，她和全莊的人，都有反掃蕩的經驗。她先把幾升糧食和紡車，還有一些零用東西，埋在預先挖好的地窖裏。然後收拾破鋪蓋，揹上乾煎餅，跟着莊裏人，一塊跑到山溝裏躲起來。

周大嫂鎖上門，領着小妮子往莊外跑；剛跑出莊，她想起掛在柱上的筐裏，還有五十多個雞蛋，她告訴小妮子看好東西，自己又跑進莊。快跑到家門口，突然一個砲彈落在不遠的地方，周大嫂嚇的擰了一跤。爬起來，就往莊外跑。

鬼子進莊了，莊上連個人毛也沒找不着。鬼子用刺刀把鎖門的鎖劈開，用東洋足把門踢開，進屋去翻箱倒籠。翻來翻去淨些破爛，好東西都早埋起來了，鬼子對老百姓這種空室清野，又頭痛又惱火。於是他們用槍打死帶不走的豬，割下豬頭，剝去豬蹄，剝去豬皮，然後放鍋裏煮。有的鬼子用槍，打着到處亂飛的小雞。

幾個鬼子上周大嫂家，翻來翻去，一無所得。有個鬼子拾一下頭，取下一個筐子，看見滿滿一筐雞蛋，樂的跳起來。哇啦哇啦的說完了鬼子話，便把雞蛋放在鍋裏煮。

雞蛋煮熟了，鬼子拿出鍋來，正準備痛快的吃他的勝利品，忽聽見「噠噠噠……轟轟……」三而響起機關槍，還有手榴彈，鬼子顧不得吃雞蛋，拿着槍往外跑。

仗打了一個多鐘頭，鬼子見天快黑了，匆忙地拖着死屍，拉着傷兵，用火砲開路，突圍逃命。

八路軍進莊了，他們搜索了一遍，在莊裏待了不到半點鐘，弄清了情況，便朝着鬼子逃跑的方向去追擊。

晚上，槍聲沉寂了，莊裏人陸續的回家，周大嫂也領着小妮子回家。一路上，她狠心着五個小雞和一筐雞蛋，她尋思一定叫鬼子給吃了。一到家，她先到雞窩裏看看，四個母雞一個公雞，一個也不少，她放下一層心事。她又進門去，到柱上去找小筐，小筐不見了，她找到洋火，點上燈。只見小筐空空的在矮桌子上，滿地自雞蛋皮。周大嫂一看生氣的罵起來：

「該死的日本鬼子，吃不死你們，誰吃了雞蛋，誰今晚上叫他肚子痛死，明天出門碰上槍子！」小妮子看見雞蛋叫人吃了，知道花衣服這一下穿不成了，便嗚嗚的哭起來。

周大嫂又檢查各樣東西，見樣樣沒少。當她辦飯的時候，她從一個放鹽的小瓦罐裏，摸出三張十元的北海票（山東解放區的鈔票），還有一張紙條，上面寫着鉛筆字，周大嫂滿心奇怪，自己又一字不識，她飯也不吃，一個勁上小學校去，找到了先生，叫先生讀給他聽：

「我連聽說鬼子上這莊來搶掠，奉命令趕來打鬼子，一股勁走了三十里，早飯沒有吃，大家覺兒肚子餓壞了，在你家裏小桌上，見到有煮熟的雞蛋，共五十七個，我們想是鬼子煮的沒吃成，我們商量一下，便分着吃了。按市價一塊錢兩個，我們留下三十元。我們沒得到房東同意，很對不住，我們又急着要追鬼子了。」

八路軍老×團一連三班上」

周大嫂聽了，心裏又高興又懊悔，她連聲的說：「真是的，八路同志吃了還留下錢，俺還以為是鬼子吃了，瞎罵了一陣，真該打自己的嘴巴！真該打自己的嘴巴！」

十一、好媽媽

誰都說王大娘是個好媽媽。十六年前她才二十五歲，男人得病死了，丟下二畝薄地兩間草房。還丟下一個不滿兩週歲的兒子。王大娘一把屎一把尿的拉巴孩子；一陣眼淚一陣心酸的熬着窮日子。

有人勸王大娘改嫁，王大娘搖頭說：『受點罪算什麼？只要把孩子拉巴大了，也就對得起孩子他爹。』說着說着，王大娘掉下眼淚。

孩子是王大娘的命根，孩子也是王大娘的盼頭。有了這個盼頭，她不肯改嫁。爲了這個盼頭，她寧願受折騰。

白天，他有時帶着孩子，有時把孩子寄在鄰居家，自己下地做活；黑天，她還得回家做飯，澆煎餅，洗尿布。有時腰酸的快斷了，小脚走的疼壞了，她還是不氣心的做活。

每年春天，王大娘總是自己打楊柳芽，挖野菜吃。把僅有的這點糧食，做飯給孩子吃。

有年秋收不好，第二年春天，村裏餓死不少人，王大娘想盡一切法子，自己挨餓受罪，也讓兒子吃飽。

好容易熬過十六個年頭，王大娘看見兒子一年比一年長大，她心裏一年比一年明亮。王大娘常常微笑的回憶，她對得起死了的男人，她的苦沒有白受。

她的兒子名叫王山，從小就跟她娘下地做活，學了一手侍弄莊稼的本事。身體長的很結實。現

在，除了農忙以外，他總不讓媽媽下地。王大娘也樂的享受兒子這一片孝心。

x

x

x

一九四一年，王大娘這個村，已經是兩年的抗日根據地了。

秋天，日本鬼子發兵掃蕩抱犇崗山區（魯南），到處按釘子（據點），挨下釘子就清剿。

有一天下午，十幾個鬼子出來清剿。在嶺頭上，碰着三個八路便衣。兩下開火了。八路便衣打着，因為人少，所以打一下就退進王大娘住的這個村。

王大娘的家就在村口，有個八路便衣腿上負傷，就跑到王大娘家裏。

村裏的人聽說鬼子來了，都忙着跑反，王大娘和王山也正收拾東西。娘兒倆見八路便衣上家來，連忙把他藏在屋後草窠裏。

王大娘叫王山先跑，她說她年紀大了，還有傷兵在家，她不跑。王山收拾了東西，正往村外跑，沒想到迎面碰上一個鬼子。王山嚇了一跳，急忙往家裏跑。鬼子在後面追，還打了兩槍，沒打中。

王山跑到家，鬼子也追上門。鬼子一把抓住王山，王山混身打哆嗦。

「你的八路壞壞的！」鬼子說。

王山嚇的說不出話來。王大娘忙向鬼子哀求道：「老爺，他不是八路，是俺的兒。」

鬼子打量了王山一下說：「什麼你的兒，我看是八路。」

「老爺，他不是八路。」

「不是八路，跑的幹活的？」

鬼子硬說是八路，硬要把王山拉走。

王山拚命的掙扎，王大娘也急着掩護着兒子，不叫鬼子拉走。

鬼子氣火了，罵一聲『巴格』，照王山頭上打上一槍，王山應聲倒下去，鬼子得意地走了。

王大娘撲在兒子身上，她見兒子斷了氣，便哭的死去活來。她的一切完了，她的盼頭斷了，她十年的罪白受了。越想越大聲哭。

哭有啥用？死人哭不活。天黑了，王大娘想起草窠裏還藏着一個負傷的八路便衣。她丟下死人，跑到外面打聽，知道鬼子走了，便把那便衣找出來。

王大娘哭着說：『同志呵！鬼子把俺兒打死了。同志，不看死人看着活人，快跟我走，鬼子明天還會來。』

王大娘給他包好傷口，搯上乾糧，悄悄地扶着那便衣，走出離村一里外的一個秘密的山洞裏藏起來。

幾天以後，鬼子在這村裏按下臨時據點。這一下，王大娘給那負傷的同志送水送飯，難添了不少的困難。但她想到自己死了的兒子，想到八路軍一定能打走鬼子，替她兒子報仇。她戰勝了恐懼，仍不離開過鬼子，給那傷兵送飯送水。

有一次，天剛黑，王大娘又去送飯。不巧叫鬼子哨兵抓住了。

『你的什麼幹活去？天黑了外面去的不成？』鬼子問。

『俺不……幹什麼……』王大娘結結巴巴的答。

『你的飯的水的有，你的不幹什麼？』

王大娘臨急想到村裏好多姑娘，還在山裏，便撒謊的說：『給鄰居的姑娘送飯去。』

鬼子也知道這村的姑娘壯丁都跑了，便說：『你叫姑娘的回來；害怕的沒有，皇軍好好的。叫她們通通的，通通的回來的。』

就這樣，王大娘瞞過了鬼子。

那負傷的同志漸漸的好了。有一天晚上，他對王大娘說：

『大娘，你救我一條命，你真是我的好媽媽，我的再生娘。我傷快好了，我今晚就去找部隊，我回去一定多殺幾個鬼子，替大哥報仇。』

x

鬼子的秋季掃蕩被粉碎了，部隊又上王大娘村上住。部隊上知道王大娘的故事，便每天派人幫大

x

x

娘做活。那個便衣也常到大娘家，每次都像小孩似的叫她『好媽媽』。

王大娘見同志們天天給她挑水，掃地，打柴……春天又幫她掃糞，送糞，犁地；夏天幫她鋤草，割麥子，秋天幫他砍高粱。一切的一切，都比兒子在時還強。

於是王大娘想：『死了一個兒子，現在這樣多的八路军，都像親兒一樣的喊她大娘，給她做活……』想到這裏，她的心又明亮了，她興奮地流下眼淚。

7

十二、送郎上戰場

春天來了，整個濱海解放區，充滿了歡笑溫暖的氣氛；鑼鼓聲在每一個村莊揚溢着，熱血在每一個人心中沸騰着，秧歌隊從這莊扭到那莊。

成羣的馬隊，載着披紅戴花的參軍青年；成列的花轎裏，坐着光榮出征的男兒。牽馬和抬轎的不是村幹部就是區幹部，連區長縣長也參加抬轎。

有兩座花轎最引人注意，抬轎的不是幹部，也不是男兒漢，而是一羣未出嫁的大姑娘，她們拖着長辮子，踏着才放開不久的小脚，一步也不落後的趕上行列。在路旁參觀的男女老少，都用熱烈的掌聲來喊着『歡迎』！

這一羣抬轎的大姑娘，是大嶺的婦女識字班，裏面有個隊長，名叫張玉蘭。她們今天到縣裏來參加歡送新戰士大會。

大會開了一天，會場上人山人海，歡呼的口號聲，掌聲，一陣接着一陣。送兒子的父母，送丈夫的妻子，和縣長區長們，坐在主席台上，胸前掛着大紅花。

今天快黑了，大會開完了。有組織的沒組織的羣衆，各奔自己的路，每個人心中，却共同的印滿着：『光榮光榮……』

大嶺的婦女識字班，在往回走的路上，歡笑的唱着歌，談這個談那個。只有張玉蘭一人，自己默

默地走路，一句話不說。

張玉蘭這幾天在動員參軍中，總有點心事，今天的心事特別重，她這一整天，兩個大黑眼，總在參軍的青年中，想找出山前村的高順三，然而她沒有找着，她眼圈紅了，她失望了。

她這幾天，動員了三個青年參軍，她心裏想：自己的未婚夫高順三，也一定會去參軍，沒想到今天參軍的好漢中，竟沒有他的影子。這叫她有什麼臉再動員旁人，有什麼臉再見人？

一個民兵副隊長，在這參軍的熱潮中，竟守在家裏抹炕沿，是多麼丟人呵！張玉蘭越想越難過，回到家裏，她爬在炕上就哭起來。她娘問她哭什麼，她就是不說。

張玉蘭下決心，一定要叫她未婚夫去參軍，但有什麼法子呢？上山前村找他，用道理動員他？一來人家不會笑話沒有過門的閨女，竟跑到婆家？二來他們倆雖在不久一次全區村幹聯席會上見過面，也沒說過一句話，只是兩個紅着臉點點頭。要是找上他，話怎樣開頭呢？

她又想：『現在不是反對封建麼？誰笑話我誰就是封建腦瓜，誰就是落後；』於是她硬下了決心，明天去找他。但立刻就覺得臉上發燒，心裏撲通撲通的跳，她又失去了勇氣。

最後她決定：還是先寫一封信去，要是他還不去參軍，再去找他。『對，就這樣辦！』她自言自語的。找了一枝鉛筆，用她三年來學的字，在謄字本子上寫起信，寫了又撕掉，撕了又寫，費了老大力，才寫完。寫完了，她自己看了幾遍，覺得妥當了，才從本子上撕下來。雖然上面還有幾個白字，但她不覺的。那信上這樣寫着：——

『順三同志；

那天區上開會，你也參加了會，會上區長說的明明白白，叫各村好照（號召）青年去參軍，參軍不爲別的，爲着打鬼子保位（衛）家鄉，今天會上沒見你參軍，你爲什麼不去參軍？我還勸員村上三個青年去參軍呢，你是民兵副隊長，自己在家裏抹炕沿，多掉（丟）人呵，我盼你敢（趕）快去參軍是盼。見了信給回個信。致

敬禮

張玉蘭十六日

張玉蘭一宿睡不着，天一亮她就出門，找到兒童團裏的小栓子，給她把信捎給高順三，小心吩咐小栓子別把信交給別人。

小栓子走了以後，張玉蘭心裏一種異樣的滋味，是高興呢還是煩惱？是害羞呢還是憂慮？她自己說不出。她老是望着日頭，一會她想小栓子大約到了嶺上；一會她想小栓子到了溝裏；一會她想小栓子到了山前村。呀，是他——高順三折開信了……想着想着，她的心快跳出來了，臉上起了一陣紅暈。

太陽也像有意搗亂，老是在一個地方不走，往日，一會天就黑了；今天好像特別的長，等老半天還不過晌午。

太陽偏西的時候，小栓子回來了，他見了張玉蘭。

『我還以爲你掉下河裏，十里路，來回走了一整天！真急死人。』張玉蘭說。

『好好好，人家給你白跑腿，你還罵人家掉下水！』說完，小栓子轉身就走。

『小栓，小栓，給你開玩笑，別走。』張玉蘭追上，一把抓住小栓子。『回信呢？』

『沒——有——』小栓子故意的答。

『小栓子，好兄弟，把信給我。』

『說沒有就沒有，誰跟你鬧着玩。』

『真的沒有？』

『真的沒有！』

『沒說什麼？你就回來！』

『沒說什麼，他就說：小栓子你回去吧！』

張玉蘭低下頭，一陣心酸，幾乎哭出來，轉身就要走。

『玉蘭姊，別走，這不是回信嗎？』

張玉蘭回過頭，嘆嘴一笑，伸手打了一下小栓子，把信搶過來。

張玉蘭回到家中，拿着信一字一字的看了幾遍，看完了又爬在炕上哭起來。什麼老娘年紀大，什麼地沒有人種，什麼什麼……一大堆理由，還不是藉口？這樣落後，還當幹部？於是她下決心和他人面談一次，要是再頑固，她就和他……她再想不下去，越想越想哭。

山民兵隊長的幫助，一對未婚夫妻在民兵隊長家裏談起話來，兩個人都紅着臉，低着頭。

『……別人去參軍，就沒有娘？就沒有地？這都不是理由。你是村裏的幹部，自己都不想去參軍，怪不得你們村上只去了兩個參軍的。』

『這些道理都知道，就是……』高順三想說『就是爲了你』，但說不出口。

『就是什麼？我恨自己是個女人，恨俺娘從小給裹腳，不能去參軍，像你這樣男子漢……』說着說着，張玉蘭掉下眼淚。

『你_不明白我的心事……』高順三抬起頭歇一下張玉蘭，正好她也在偷歇他，兩對眼碰在一起，她已經猜到七八成，便說：

『我明白，咱倆都還年青，打走鬼子回來也不晚……再說，八路來了，咱們窮人才翻了身，要是大家都不參加八路軍，鬼子打不走，別說翻身，性命保得住保不住都說不定。娘年紀大，你走了，我會去照顧，地自有代耕隊，這些你都知道，你還是去報名！』

高順三聽了未婚妻一大套道理，仍不做聲。

『怎樣？給你說不通，不願去嗎？你要是不去，咱倆的……』她停了一下，又鼓起勇氣說下去：『你不去參軍，咱倆的親事往後再別提了……』她又哭了。

高順三沒有想到她這樣堅決。本來他也想去參軍，就是對未婚妻放心不下；他怕自己去參軍，日子長了，要是將來她講起自由，又不愛他怎樣辦？於是他說：『我也想去參軍，只要你答應一個條件。』

『只要你去參軍，別說一個條件，就是兩個三個也答應。你說吧！什麼條件？』

『結婚。』

『結婚？……』張玉蘭頓時一陣臉紅，她想了一下說：『好，我答應，什麼時候？』

『後天，後天結婚，大後天我就去參軍。』

在另一個歡送參軍的大會上，張玉蘭不是去抬轎，而是騎在大馬上。她和騎着大馬走在前頭的丈夫高順三一樣：紅采綢斜披在身上；大紅花掛在胸前；無數觀眾見他們一對新婚夫妻走過來，便『拍拍』的拍着巴掌。

張玉蘭和上次開會完全兩樣，她笑魘魘的坐在台上。

十二、『多多』

魯南山區被敵人蠶食以後，到一九四二年，剩下四十里長幾里寬的一塊根據地，日本鬼子和國民黨的隊伍時常向我們夾擊。

有人開玩笑的說：『魯南的黨政軍民站在一條綫上；一槍可以打穿根據地。』這是一點也不假。困難多着呢！沒有吃，這是頭一個困難。人是鐵，飯是鋼，不吃飯怎能打仗？老百姓的烟筒常常不冒烟，八路軍的同志天天勒緊褲腰帶。

『指導員，再講一個故事，反正上土還沒回來，開飯早着呢！』

『好，我給大家講一個吃皮帶的故事。紅軍長征過草地的時候，他們吃完了帶着的青稞麥，在無

邊的草地上，忍飢受寒，有的同志餓的沒有法子，把皮帶和皮底鞋的皮，都泡起來煮着吃……」

「可惜我穿的不是皮底鞋，不然我馬上煮着它吃。」一個戰士小聲的嘀咕着。

「布底鞋一樣可以吃，味道還好，不信你脫下來聞聞，不是和鹹魚一樣嗎？」另一個戰士小聲的
回答他。

「上士回來了！」不知那個說了一句令人興奮的話，二百多隻眼睛朝着一個方向望去。果然上士
回來了，後面跟着兩個挑担子老百姓，担子裏面盛着正在冒熱氣的「多多」。

「同志們，今天的課上了四個半鐘頭，現在已經下雨點了，同志們早飯還沒吃，大家肚子餓不
餓？」指導員問。

「不餓！」大家一致的回答。

「不餓是假的，不過同志們知道老百姓也在挨餓；老百姓把他們唯一的一點點豆餅、地瓜秧子，
都給我們吃了。同志們！我們不能白吃老百姓的「多多」，今晚我們要打下雨而那個據點，替老百姓
除害，大家有把握沒有？」

「有把握！」聲音像個響雷，從這個聲音裏，誰能說他們不在挨餓呢！

「多多」是用豆餅、乾地瓜秧子堆成麵，和糠、榆樹皮麵做成的高窩頭。

這種高窩頭，在飢餓時候吃起來，比飽的時候吃饅頭，不知要好吃多少倍？就是有一個缺點，吃
少了很快就害餓，吃多了肚子發脹，產生消化不良，能使每個人都變成砲兵！

「步兵加砲兵，怪不得敵人的據點一下就打開了！」老張最後一個躺在床上，啦起前天打據點的事。

「老張，你是個詩人，馬耶可夫斯基把詩比成炸彈，現在你既有炸彈，還有砲彈，下回打仗一定請你參加。」老李說。

「轟！」從老張的床舖上發出一砲，惹的老韓哈哈大笑。

「老張攻據點，老韓笑嘻嘻，老韓你別喜，小心你在威力圈裏！」老李像念詩似的念完了，便發出的一砲。引起全屋都哈哈大笑。

「大家請勿笑，笑多餓肚子，不如早休息，明天早點起。」老郭提議式的唸起來。

「明天早點起，桌上編稿子，編好兩個版，還不餓肚皮。」老王也和起來。

「老王別着急，安心編稿子，編完四個版，再吃也不遲。」

「老張太洩氣，說話不講理，明天開早飯……同志們你說明天早飯什麼時候開？」（大家問：什麼時候？）月亮出來時。」

哈哈哈哈哈……全屋充滿了歡笑。

x

x

x

太陽偏西了，早飯還沒開，史大貴的肚子裏，像有蟲子在吃他的腸子，一陣一陣的難受，坐也不是，臥也不成，他索性拿起槍，到院子裏，前進後退的，「殺呀」，「殺呀」的刺起槍來。刺了回，不成，肚子更餓，於是他放下槍，上外面蹣跚，希望能意外地找到點東西吃，

史大貴到一家老百姓屋裏，看見老鄉在磨上推着花生穀。史大貴搖搖頭出來了。

史大貴到另一家老鄉家裏，見到一位大娘正用水在洗榆樹葉子，史大貴搖搖頭出來了。

史大貴到了第三家，看見一個大嫂，無精打采的坐在炕沿上流眼淚，炕上躺着一個六七歲的小男孩，骨頭瘦的像乾柴，嘴裏哼呀哼呀的。

那大嫂見了史大貴，便訴起苦來：「同志，小孩他爹上年叫頑固派（國民黨的部隊）打死，俺就指望這小孩，你看他快餓死了，他死了叫俺怎樣活呀？」說罷就大聲哭起來。

史大貴難過的回到班裏，正好班裏開飯了，每個人發六個熱「多多」，「多多」發出誘惑人的香味。

史大貴拿起「多多」，一氣跑到那大嫂家裏，把「多多」放在炕上說：

「大嫂，這幾個「多多」給你小孩吃。」說完了轉身跑出去。

那大嫂跟着到門口喊：「同志，你留下吃吧！留下自己吃吧！」

x

x

x

別輕視這些吃「多多」的人們，他們有鋼鐵一般的力量！他們消滅過配合鬼子進攻的中央軍九十二軍一個師之後，接着打死舉世聞名的貫匪劉黑七（劉桂堂），打死大漢奸榮子恆，活捉大漢奸申從舟，拔掉鬼子的據點，……這些都是人民的害蟲，他們堅決為人民除害！

一九四四年的魯南，已經不是一槍可以打穿的魯南，而是千鎗百鍊的堅強的抗日陣地了。

十四、歸隊

新年快到了，全連戰士很喜歡，獨獨三班的劉二愁眉不展，他想家的念頭更加厲害了。

這兩晚上他總是夢見他年青的老婆和活潑的孩子。他想要在過年的時候，家裏一定很掛念他，無論如何他要回家去看看她們，然而指導員却没有准他假。

除夕那一夜，他再也忍不住了，半夜悄悄地離開隊伍；翻過兩個大山，雞叫的時候，到了離開八個月的故鄉。

x

x

x

元旦日，全村的人都知道老劉二從八路軍回來，大家都去慰問他；有的給他送一些東西，劉二嫂也給他預備了好酒菜；還殺了一隻雞給他下酒，他心滿意足的吃了一頓。

「昨天晚上正和小虎兒想念你，今天你可真回來了！」劉二嫂很體貼地說，但劉二却沒回答。「你請幾天假？」這句話可把劉二問住了，他不好意思說開小差，只得含糊答應了。

第二天，劉二嫂看見他鞋已經破了，便這樣說：「要是再住幾天，我給做雙新鞋子。」劉二以為她不願他離開，於是他回答說：「以後再做吧！我不回去了。」「怎麼你不回去了！你沒有請假？」真情問出來了。開小差對劉二嫂簡直是侮辱，於是勸他回部隊，但劉二心裏却不願意。

第三天，二嫂勸他，他仍不歸隊。

第四天，小虎兒學會一個歌，回家唱着：『當八路，打日本，真光榮！開小差，跑回家，真丟人，爸爸真丟人！』劉二還不在乎，要抱小虎兒，可是小虎兒跑開他，口裏還說：『爸爸開小差，我不和你玩！』晚上，劉二嫂和小虎兒跑到鍋屋去睡覺，弄得他一個人冷清清睡不下，非常苦悶。

第五天，家裏沒人理他，他想跑到王興家解解愁，在路上碰着兩個兒童團小孩，口裏唱着：『開小差，真丟人，劉二真丟人！』劉二心裏好難受，每個字像針一樣刺着他的心。

到王興家，王興冷淡地請他坐下，並用諷刺的口調對他說：『可惜我跛了一條腿，不然，我一定參加八路軍打鬼子，男子漢在家裏守老婆，太沒出息！』劉二想不到他最好的老朋友說出這樣的

話。

又碰了一鼻子灰。回家時，他越想越難爲情。他感到大家都瞧不起他，連兒童團小鬼，連自己老婆兒子都罵他丟人。他又想到元旦那一天，全村對他那樣好，原是以爲他是從八路軍請假回家，現在感到家鄉還不如在部隊好，真是無臉見人，於是決定回部隊去。

『實在真不該，害得你也無臉到婦救會去，我要回隊伍去。』劉二堅決的說了後。劉二嫂又重新

的喜歡起來，晚上溫存的鼓勵他一番，叫他好好打鬼子，不要借掛家裏，家裏日子過得好，種地時有人來幫忙。

劉二歸隊的消息全村知道了，當他出發那一天，婦救會送他兩雙鞋，兩條手巾，一雙襪子。老朋友王興送來五塊錢；並說家裏事他一定幫忙。

又回隊上，劉二很坦白的向連長指導員承認錯誤，在軍人大會上他向全體承認錯誤。並且願意受

處罰。

從此以後，劉二又是一位好同志，他成爲學習努力，工作積極作戰勇敢的好戰士。

十五、女戰士們

在八路軍一個被服廠裏，二十幾個生產戰綫上的女戰士，日夜加緊在忙着。於是前綫的戰士們很快的都變成一個整齊的新樣子，穿着新軍裝，戴新帽子，綁新綁帶，還有新鞋子。

陳三嫂手裏那根針每天比別人多忙兩小時，她總是一邊縫一邊哼着剛學會的那幾個歌子。

「三嫂子妳縫得這樣結實，要是恰好發給陳三哥穿，陳三哥該多麼喜歡呀！」十五歲的阿蘭總是愛說俏皮話。

「發給那個同志穿不一樣！」陳三嫂微微抬起頭，瞪她一眼，像報復似的說：「阿蘭，我看妳年紀也不小了，將來可以嫁給一個自己喜歡的八路軍，妳可以自己作主，看準了那個，就那個，妳不喜歡自由結婚嗎？」

「俺不嫁！」阿蘭狠狠的撒驕的說，臉上有點紅。

「妳還當一輩子姑娘？」

「就當一輩姑娘，一輩子在這工廠做活。」

阿蘭是同陳三嫂一塊到工廠來的，已經有五個月了，她從小就沒有父母。在工廠裏大家都喜歡她，

工作好，又活潑、會唱歌、認字又快。她從前一個字也不認，現在已經認得三百多字，年紀大的女工把她當作自己的女兒看，年輕的把她當做親妹妹。

班長來喊上課了，於是二十幾個女戰士都帶着課本、紙、筆談笑地走到樹下去了。

今天上的課是談『加緊生產』的問題。下課後阿蘭又再給陳三嫂解釋幾遍；她舉例說：『比如三哥在前方打鬼子，妳在工廠一天這樣努力做活，陳三哥穿起新衣服一定很喜歡，他就多打幾個鬼子……。』的確在學習上她幫助陳三嫂不少，每天晚上都要叫他認一個字。阿蘭常常開玩笑似的說：『三嫂子，好好的學，將來可以給三哥寫信！』陳三嫂雖然聽了總要輕輕打她一下，但心裏也是道聲謝。

晚飯以後作遊戲，有的下跳棋，有的在閒談，有幾個在唱歌，年紀輕的總是喜歡打克拉克球。阿蘭是打克拉克球的健將，誰也勝不了她。幾個年紀大的老大娘，她們不喜歡作遊戲，有的在學寫字，有的還在作工。這個工廠真像一個幸福的家庭，女工們過着從前所未享受過的生活。

天氣一天天的熱起來，第二套軍衣念着發，工廠便來一個號召，要求加快工作。於是女工們更加緊張起來，白天黑夜都趕着做，運動場上沒有人了，遊戲時間大家都拿着針，每人都比以前在家給丈夫兒子作衣服還要用功，因為她們明瞭這是爲着抗戰。

自然陳三嫂比別人還要加油，她總是等別人休息才停工。有一次她突然半夜起來，縫起衣服來。

阿蘭發覺三嫂不在她身邊她也爬起來，看見三嫂在縫軍衣，自己也一聲不響的把下午未縫完的軍衣縫起來。

指導員每次看見陳三嫂這樣努力，總是對她說：「陳三嫂，該歇一歇了！」

然而三嫂總是笑着答：「這算什麼，比家裏還舒服得多了，你看人家趙大姐從前是個千金小姐，現在都這樣努力，我不更應該多出點力嗎？」

於是大家的視線便集中到趙大姐身上。趙大姐是敵佔區域裏人，家裏有二百多畝地，從前不出閩門的，她會做詩，會繪畫。自從鬼子佔領城裏後，家裏房屋被燒了，唯一親愛的母親被敵人殺死了（父親早年去世）她跟着姑母逃出城外，她總想報仇，可是她一雙三寸金蓮，又不能當兵，於是她決定到工廠來做工；她每縫好一件軍衣，就像打死一個鬼子一樣的快活，每一針都像要插進鬼子胸膛一樣的注意，尤其她懂得抗戰大道理以後，她那過去的小姐習氣也慢慢改了，所以大家很敬愛她。

第二套軍裝又在前綫戰士身上穿着了。有一天指導員召集開會。二十多個女工都有獎品，每個人一條手巾，其中陳三嫂、阿蘭趙大姐是勞動英雄，每個人都發一塊香肥皂，一個日記本，一支自來水筆。

十六、牛襲夾倉

山東日照縣的海邊上，有個小集鎮叫夾倉，裏面夾着百十個漢奸隊，修了一個據點。

漢奸隊們常常到附近各村搶東西，抓小雞，拉姑娘。老百姓恨死他們，看他們穿着又髒又短的黃軍裝，送他們一個雅號叫「黃皮」，見他們作惡跟鬼子差不多，又送他們一個雅號叫「差鬼子」。

八路軍的武裝工作隊，知道黃皮們胡作亂為，常常當他們出來搶掠的時候，大大的教訓他們一頓，打的他們，扔掉包袱，丟下小雞，抱着烏龜頭，縮進烏龜殼。

一九四三年冬天，黃皮們聽到一樁驚人的消息：堅固的贛榆縣城，叫八路軍打下了。黃皮們不但不敢出來搶劫，而且提心吊胆，怕八路來攻打。連連幾次向他的乾爸爸告急，最後日本鬼子派了一個分遣隊來增援，白天抓老百姓修工事，下晚多派幾個黃皮站哨。

黃皮們在站崗時，常常私自禱告，希望八路不要來打他們。

有天晚上，月亮模糊糊糊，冷風呼呼颯颯。高砲樓裏的『皇軍』，早關着門睡大覺。站在圍牆上的黃皮，身子在寒風裏打哆嗦，眼皮也不斷在打架。

查哨的不斷叫哨兵們注意：『今晚上天氣不好，八路軍詭計多端，他們最喜歡這種天氣攻擊，要加點小心。』

於是哨兵們抖抖精神，睜大眼睛，監視着敵人。風吹樹動，一切可疑的黑影，在哨兵心目中，好像都是八路。

八路來了！你聽，『得得得……』由遠而近，是騎兵，一定是騎兵，哨兵再沉不着氣，『兵兵』的打了三槍。

『八路軍的騎兵攻上來了！』一個不沉着的哨兵回去報告，接着四面黃皮都向外打槍。

高砲樓上的鬼子，被槍聲驚醒了，慌張地打着歪把子（機槍），放着擲彈筒。

接着姨太太睡的正香的黃皮官們，在好夢中驚醒，急忙爬起來。一面下命令叫黃皮們『沉着抵

抗，與陣地共存亡。」一面收拾細軟，準備好便衣，萬一八路攻上，好自己逃生。

槍砲聲還不斷在響，那匹『騎兵』向夾倉園子的鹿柴外，衝過來衝過去，最後被猛烈砲火打倒了。

園子裏的黃皮還在咋咋呼呼，拚命地向一些可疑的黑影子打槍。

說也奇怪，八路軍竟一槍也不回。慢慢的，園子裏也不打槍了。

天亮了，一切顯的很靜寂，沒有見到一個八路的影子，黃皮們沒有個敢出來看看，他們怕中了八路的『詭計』。

還是『皇軍』『勇敢』，端着帶刺刀的三八式，出來三個人搜索。黃皮們也心驚胆怕的跟在後面，端着老套筒壓五，謹慎地搜索。

果然，在鹿柴外面，他們發現一條被手砲彈炸死的大黃牛。大家圍攏來。

『巴格！什麼的八路騎兵？牛的有！』一個日本兵在牛身上狠狠的刺了一刀，大大的吐了一口氣。

『八格！你們的沒有用的！皇軍的子彈大大的消耗的！』另一個日兵向那些黃皮發脾氣。

黃皮頭子知道是打死一頭牛，便大搖大擺的跑出來，並且集合隊伍訓話：『媽的！你們這些胆小鬼，什麼騎兵，那有帶角的騎兵，往後再有謊報敵情的，一定槍斃！』

黃皮們雖然受了一夜驚，又挨了一頓熊，却意外地得了一頭牛，連忙把這勝利品抬進去剝皮，準備大吃一頓，個個心裏高興，因為他們好久沒敢下鄉搶掠，也好久沒有開到肉味。

吃啞吧虧的是附近莊上一個老百姓，他剛在夾倉集上買來的一頭牛，因為晚上沒有拴好，那畜生

半夜順大路跑回夾倉，惹出一場笑話。可是他又不肯喘氣，他怕鬼子漢奸向他要子彈費。
這場『牛襲夾倉』的笑話，也就風快傳遍了日照縣。

十七、水野清

水野清操着滿口漂亮的中國話，有人說他是朝鮮人，有人說他是日本人，他自己總不說明是那國人，他說他是位共產主義者，共產主義者是沒有國界的。

水野清是在濟南日本謀略部（高級特務機關）工作，他却經常給八路軍送情報，他說他參加過日本共產黨，他願意日本軍部失敗，日韓人民才能得到解放。

一九四一年，魯中八路軍打銅井的時候，水野清會供給了銅井敵據點的情況，並配合八路軍，將敵人可能增援的要道上一座大橋炸毀，使八路軍順利的打下銅井，消滅守據點的全部日軍，繳獲一挺九二式重機槍。

同年冬天，日寇用了五萬兵力，空前大規模的掃蕩沂蒙山區，水野清把敵人的全部兵力部署、掃蕩日期、進攻路線、全部情況，詳細報告給山東八路軍的指揮部，使八路軍有了充分時間準備。果然敵人大掃蕩的兵力部署，完全和水野清報告的一樣。

在空前殘酷的大掃蕩中，水野清在泰山山區出現了，他表面上在那兒主持一個『王道樂土』的『實驗區』，暗中收容了好多八路軍的失散的工作人員和大批的傷兵，他並且給很多老百姓治病，當地老

百姓很敬愛他

在他的『實驗區』裏，日本兵是不能隨便進去的，因此好多八路軍的傷兵和工作人員，才安全地挨過兩個月的大掃蕩。

水野清對待八路軍的人員，完全以『國際主義者』的態度，給他們飯吃，給他們治傷，並常給他們講解馬克思，列寧主義。他的熱情感動了一位地方上的女同志，她愛上他，並且想和他結婚。

大掃蕩過去了，敵人實行了燒光，殺光，搶光的『三光』政策，沂蒙山區變成一片瓦礫。

幾個月後，水野清率領二十多個八路軍被俘的士兵，帶了二十多條破槍，叛變了日本軍閥，跑到八路軍裏來，他的理由是：工作暴露了，日本特務機關要逮捕他。

在濟南，新民報上大字登載着『水野清事件』，痛罵水野清是叛國罪人，並懸賞捕捉水野清。水野清的老婆也登報聲明說：水野清的叛變天皇，是大和民族的恥辱，他已經是她的敵人，從今後，脫離夫婦關係。

水野清到八路軍不久，情報人員無意中接獲日軍諜略部給水野清一封密信，信中叫水野清安心在八路軍工作，每月薪水給他照領，他的家屬得到很好的照顧。

八路軍的情報機關和保衛部研究這封奇異的信，大部份人都主張這是日本特務機關因為他的叛變，有意謀害他，故意把信落在我們手中，使我們不相信他。但領導的同志却以為這封信事有陰謀，有高超的計策。

水野清在八路軍中的工作，除了和日本俘虜談話，教育他們反法西斯的道理以外，就是一心一意

的把列寧主義概論翻譯成日文，翻譯完了列寧主義概論之後，又寫了幾本反戰的小冊子，準備散佈到日本軍中去。

一年過去了，水野清的思想是進步的，水野清的工作是積極的，水野清的生活是樸素的，這一切表現，好像可以說明水野清是忠實於革命事業的。

一年過去了，水野清的一切進步的表現，和他過去爲八路軍的工作，都說明水野清手段是高明的。一年來，山東八路軍的情報部門保衛部門，對水野清的歷史不斷搜集情報，不斷地進行研究。

一年來的情報證明：水野清是一位著名的國際間諜。

情報證明：水野清不知是他第幾次的化名，原來的名子沒有人知道。他曾經用極其陰險的手段，參加摧毀了朝鮮共產黨的組織，使朝鮮革命走向失敗！

情報證明：水野清是華北日寇的四大特務之一。一九四〇年，由大連到烟台。

法西斯的日本間諜，固然陰險毒辣，手段固然高明，革命的保衛工作是可以戰勝他的，於是水野清受審判了。

開始，水野清僞裝的誠懇坦白，極力說明他受了莫名的冤枉，他強調他二年來對革命貢獻的事實。經過長期的審訊，以及確實的證據，水野清終於在革命的照妖鏡底下，現了原形。

水野清由一隻陰險的狼，變成一隻馴服的羊了。

水野清的陰謀是巨大的，他下很大本錢，用『放長繩，釣大魚』的方法，然而他失敗了。他的任務是：1、在山東共產黨中發展托洛斯基派；2、挑撥一一五師和山東縱隊的團結；3、瓦解山東八

路軍；4、收集全國八路軍、新四軍的情報。

從他的口供中，知道沂蒙大掃蕩時，水野清給的情報中，也包括一個巨大的陰謀，敵人想用這個確實的情報，使我軍看了害怕離開沂蒙山區，跑到沂河沐河間的平原，讓敵人快速部隊殲滅。另一面當時敵人掃蕩的目的，是驅逐我軍出山區，好順利地實行三光政策，完全摧毀我山區根據地。

然而這狡猾陰險的狼，終是在革命子彈下，一九四三年初秋，像死狗般的埋在枯河灘裏。

十八、太田的病

太田中隊長吃的又肥又胖，臉紅脖子粗，結實的像個皮球，誰能說他有病呢？

確實太田是有病的，你看他最近總是愁眉哭臉，不愛說話，老想喝兩杯酒，也許在想名古屋那個漂亮的老婆——害着相思病；也許掛念着家裏的父母和那中等的家產——害想家病，也許吃的太胖，脂肪過多，怕要害腦沖血病，也許是……！

究竟是什麼病，外人猜不出，只有太田自己知道。

自從上次出去討伐，被八路軍打的落花流水，部下被打死了好多，太田親眼看見他們很悲慘的死後，便給他種下了病根。

最近聽說又要討伐，他的眉頭鎖的更深了，他的病大概也更重了，可是他的外表，還是那麼肥肥胖胖。

討伐的日期迫近了，太田還是那樣皺着眉頭，沒有辦法。
太田究竟是聰明人，究竟還是有辦法。

這一天，他溜到一家中國老百姓家，有位中年女人正躺在床上呻吟。

『什麼幹活的？』太田問。

『打擺子。』女人的丈夫答。

『什麼的打擺子？』

『發冷發熱的，蚊子咬的。』

太田還是不明白，女人的男人又在地上寫了『瘧疾』二字，太田才高興點點頭說：『明白明白的，大大的好！』
太田走了。

太田又回來了，他手裏拿了一個注射器，跑到那女人跟前。

『太君，什麼幹活的？』男人問。

『血的要！』太田邊說，邊去抓那女人的胳膊，把那女人嚇的哭起來。

『太君，不行的！恩典恩典的！她有病的。』那男人苦苦哀求。

『有病的我要的。』太田抓的更緊。

『有病不行！』

『什麼不行？我的錢給！』太田從懷裏掏出一張十元的老頭票子（註），丟在炕上，不管三七二一

十一，抓着女人的胳膊，硬從血管裏抽出一管血來，把注射器藏在衣袋裏，轉身對男人說：『錢的給你，不許說話的，有人知道，你的死了死了的！』

女人嚇昏了，男人拿着十塊錢，莫明其妙的走到門口，看見太田胖胖的背影走遠了。

兩天後，太田中隊長真的病了，發冷發熱，和那女人害着一樣的病。

又過兩天，上面討伐的命令下來了，太田正發冷發熱的利害，六月天，蓋着兩床被子，他一面的發抖一面看着命令，他高興的笑了。

x

滿地的莊稼倒了，『皇軍』照例又要舉行秋季掃蕩了。

x

太田中隊長，又皺着眉頭，哭喪着臉，他的病大概又要犯了。

x

太田老是皺着眉頭，沒有辦法。

太田究竟是聰明的，他還是要想辦法。

他跑到上次那個老百姓家，他看見上次害病那女人正在門口推磨。那女人看見是太田中隊長，嚇的跑進去。

太田垂頭走回來，他找了幾個老百姓，問中國藥，有什麼吃下能拉肚子的，他想上次打擺子太苦了，還是肚子疼痛快些。但沒有人告訴他，最後他找到一位老頭子。老頭子告訴他中藥裏『巴豆』（註二）能拉肚子。

太田很高興，跑到中藥舖去買『巴豆』，他買了一小包『巴豆』麵，花了二十元老頭票，中藥舖。

開始不敢賣，賣後又不敢要錢，但太田却很和氣叫他收下。

太田回來了，把一包『巴豆』麵一次吃下，他吃的份量太多，不到半小時，就瀉起肚子來，瀉的很利害，一天瀉了四十幾次，好幾次來不及脫褲子，拉了滿褲襠。幾乎把大腸瀉出來了。

第二天，太田的眼睛深凹下去了，眼皮發黑，兩腮也瘦下去，他躺在床上痛苦的哼着。他想：『這回太吃虧了，體重大概要減二十磅！』

當天下午，上級來命令叫他出去『掃蕩』，太田看着命令，愉快的微笑着。雖然還是一陣陣的肚子痛，但他的精神上却很舒服。

太田花了三十塊老頭票，買了兩次病，不對，是買了兩次命。

他的部下都在紛紛議論太田病的奇怪，有的說他害的是瘧疾，有的說他是腸胃病，大家猜的都不對，太田害的是『恐八病』！

（註一）偽華北聯合準備銀行的票子，上面有個孔子像，老百姓叫他做老頭票。

（註二）『巴豆』，中藥名，吃了能瀉肚子。

十九、汪記兵工廠

大漢奸汪精衛跑到南京，投降日本鬼子以後，便成立一個汪記國民政府，他當了漢奸主席，他還

成立了汪記國民黨。

汪精衛既然建國建黨，自然也要建軍。他搜羅一些降兵降將和地痞流氓，組織他的『國軍』，叫做『和平建國軍』（老百姓把他們叫『二鬼子』），有了軍隊，自然要設立兵工廠。他的兵工廠自然也是『汪記兵工廠』。

一九四一年春天，在山東流河邊上三官廟的『建國軍』，帶着『汪記兵工廠』的大砲機關槍出來『討伐』，你看多威風！三門迫擊砲，輕重機槍，還有每個人滿袋的子彈。

老百姓都替八路軍擔心，怕八路軍打不過他們，那知仗打了不久，八路軍就佔上風，很快就被八路軍打的落花流水。這些漢奸隊跑的怪快，八路軍的子彈飛的比他還快，你看，『二鬼子』死的死傷的傷，正在跑的，都恨爹娘少生他兩條腿，要是四條腿跑的多快呵，狗和兔子不都是四條腿嗎？

他們跑的連砲都顧不得，就丟在野地裏，我們兩位戰士看見敵人丟下砲，便爭着去繳砲，兩個人便飛似的衝到砲跟前，不到砲跟前還好，一到跟前兩個人都瞎了眼，原來是三門木頭砲，用黑油漆的發亮，遠看真像三門真砲。

『他媽的，害的老子跑了一身汗，』一個戰士說。

『早知道是木頭砲，還不如去捉兩個俘虜痛快。』另一個戰士說。

『還沒有白跑，現在正提倡節約，扛回去給伙房燒火，可以燒五鍋水。』

於是兩個人便把三門『砲』扛回來。

他們在路上，碰見一個班長扛着一挺繳來的機槍，是一挺單打一的機槍。

大時代的種菌 1948.9.初版

著 者 白 双
出版者 東 北 書 店
發行
印刷者 東 北 書 店 印 廠

總店 哈爾濱道裏地段街五十一號
分店 佳木斯 齊齊哈爾 延吉 北安 通化
梅河口 赤鱗 吉林 牡丹江 白城子

售. 1—10000.

82

260017

201701 f

17